# 以钓鱼为话题的随笔:钓趣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心旷神怡 更新时间：2024-01-27

*编者按：钓鱼享受的是过程，并不是结果。鱼虽然没钓到，却钓起一串趣事，印证了\"垂钓之乐,岂止乎渔”。　　近几年因为侍奉老父亲，每年都要在老家住几次，每次要一个月。闲来没事时，便到儿时喜欢的地方走走转转。连去几次，也便觉索然。孩子们就劝我闲...*

　　编者按：钓鱼享受的是过程，并不是结果。鱼虽然没钓到，却钓起一串趣事，印证了\"垂钓之乐,岂止乎渔”。

　　近几年因为侍奉老父亲，每年都要在老家住几次，每次要一个月。闲来没事时，便到儿时喜欢的地方走走转转。连去几次，也便觉索然。孩子们就劝我闲时去钓鱼。我感到“言之有理”，便在回老家时带全渔具准备付诸实施。

　　这天早饭后，我告诉父亲想去钓鱼，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我迅速收拾好应带的东西，骑自行车奔离村里许的小河上的小桥而去。其时，正是暖春时节，春风拂煦，艳阳高照。骑行在田间小路上，满眼的绿色，小麦和杨树叶竞赛似的狂长的气势;泥土混合着土杂肥的特殊的气味，氤氲在天地之间，让人感到心旷神怡。似乎是从高楼林立、喇叭声声、雾霾笼罩、紧张浮躁的现代文明，一下子跌回农耕时代一样，经历了一次时空穿越。

　　来到桥头，选择在桥下树荫里支起了钓竿。一开始，心中盘算，这个地方几乎从无闲人光顾，更不用说钓鱼、捕鱼者了。鱼儿一定没经历过鱼钩网苫之类的教训，一定会容易捕捉。便不离开鱼竿，双目紧盯着浮子，脑子里似乎满是鱼儿咬钩、赶紧起钓等景象。时间一长，就感觉有些累了，精力不那么集中，起起坐坐，有时看看别处。

　　又过了一会儿，树荫偏移了，也不见鱼儿咬钩，看到桥的正下水面最宽，水可能也深些，我就将鱼竿移到桥面上。桥上无树荫，加之还未见鱼儿咬钩的现状，我便不再守着鱼竿，而是这里站站那里看看。漫步到桥西端，一下子记忆的闸门被打开，年轻时在故乡生活的一些片段，纷纷涌进脑海。

　　桥西南方向不远处，原来有一座砖瓦窑，是上世纪大跃进的产物——为了适应飞速发展的建设的需要建立的，后来随着大跃进后遗症的凸现而停工、而废弃。这废弃的窑厂不料想却成了我们这些拔草的孩子们的乐园。在庄稼地里拔草，一来是天气闷热，二来是有些庄稼的叶子拉得我们的脸和手臂挺痛的，尤其是出汗时，所以我们时常去窑厂附近拔草。一片荒地满是青草，拔草腻了，在地上打几个滚、翻几个跟头、或进行摔跤比赛、下棋、赌草等均可。有一次几个孩子结伙进到窑内去探究竟——因为土窑没窗子，只有窑门口进点光线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往里进，随着光线越来越暗，心里越来越恐惧，正当大伙提心吊胆地往里边挪动脚步时，不知谁突然一声惊叫，吓得我们掉头就往外跑。跑到外边空地上，找到那个恶作剧吓唬大家的人，就是一阵追打、呐喊。当一个淘气包说“我一个屁没放完，就吓得夹住屁往外跑，跑出来才敢放完后半截屁”时，大家笑得前仰后合，有的索性扑倒在地上边嚎边滚边擦眼泪，有的弯着腰只喊“肚子痛”。

　　记忆深刻的还有在窑厂附近烧玉米或烧地瓜。几个人先分头准备：有的选择可用来烧着吃的玉米，掰下来，扒去皮，在两端插上手指长短的细树枝;有的去找烧火用的柴草——干枯的玉米天穗、干焦的玉米叶子等;有的用镰刀在地上挖一个近20厘米宽、20多厘米深、30——50厘米长的坑，我们把它叫作“窑”。一切就绪后，先把玉米并排、挨紧放在窑口上，再在下面点着火烧，边烧火边转动玉米。一旦闻到熟玉米的香味，这一窑就算好了。不等晾好，还烫手、烫嘴的时候我们便吃起来。

　　常常是吃得满手、满嘴灰黑，我们却心满意足。如果烧地瓜，不能马上吃，要把地瓜放在烧火坑内，再把窑坑弄坏，将那些热土、热灰埋在地瓜上，等一会儿，再扒出来吃。否则地瓜中心不熟、不烂、不好吃。这种吃法，虽然太原始不卫生，但我们吃起来是津津有味，乐不可支。看到一个个满嘴黑灰的伙伴，有的便开始发难：趁别人不注意，用满是黑灰的手在别人脸上一抹，对方一下子就成了大花脸。对方反过来再追着他报复，往往是几个人都成了大花脸，才边说笑边去河边洗脸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没有比我们在那里烧的玉米、地瓜更好吃的了，这大概因为情趣是另类味道的原因，使玉米、地瓜增加了吸引力。

　　现在，砖瓦窑已无踪影，但是那段经历却格外分明，历历在目，恍如昨日。

　　桥西端沿河岸往北的土路依然存在，这是我少年时期上祖坟和去生产队分瓜时经常走的路。

　　在我们那一带，一年一度的春节上祖坟是一个大家族最隆重的典礼。每年的大年初二早饭后，前去上祖坟的人们就开始准备：大人准备纸、香、鞭炮、火柴等物品，还有的带上族谱，铁锨、杆子等，男孩子则在门口眺望，看街上、村口聚集的人群有多大，随时告诉给家长，以便决定他们一家上坟的人出门的时间。也有的小孩子找自己的小伙伴去了。

　　村口大街和附近空地上的人越聚越多，家族各支系的老人们清点一下自己这支应去的人员，如果都差不多了，辈分最高、年纪最大者一挥手或招呼一声，人们便浩浩荡荡地出了村，奔始祖墓地而去。

　　百多个大人孩子(只有男孩子，女孩子是不能去上祖坟的，有去的，也只能在外围跟着看)，自然地形成一个队伍，只是不整齐。沿着我来钓鱼的路线走过这座小桥，沿河西岸堤上的土路往北不远，始祖的墓地就到了。来到墓地，拿铁锨来的年轻人给每个坟头添土，其余有的压坟头纸，有的点燃纸后烧纸，有的把点燃的香插好，有的去放鞭炮……整个茔地里烟雾缭绕，火光闪烁，鞭炮阵阵，人声嘈杂。磕头的人，你跪下，我起来。也有的拿出族谱来边看茔图，边指指点点，告诉他人哪是始祖的坟，哪是二世长支、次支、三支的坟。小孩子则跑来跑去，哪里热闹往哪里凑，有时换来大人的一声“磕头”的呵斥，便乖乖地朝面前的坟头跪下，然后赶紧逃之夭夭，去放鞭炮处捡哑炮。把哑炮掰开将里面的火药取出，用点燃的香头一戳，火药立马燃烧，同时发出强光及“嗤”的声响，玩起来也挺刺激。最有意思的是用哑炮玩“老牛碰头”：把哑炮从中折断为两截，使之间有3——5厘米的空，平行放在一条直线上，用点燃的香头去戳其中一截的火药。瞬间火药被点燃，喷射出一束带有强光的火焰，同时发出“嗤“的声响;另一截马上被对面喷出的火焰点燃，同样喷火、发光、出声;好像双方用火焰喷射器互射，也像老牛抵架。一会儿，在后坐力的作用下，双方猛地扭动一下身子，“哧溜”一声退后老远，好像突然逃跑。看的人有的惊呼，有的嬉笑，煞是好玩。各家都烧过纸、每人都磕过头后，人们就按支系分成若干小队伍，分头去自己支系内的坟地，重复刚才的活动。这样，越分越细，队伍也越来越小，最后上完自家的坟后回家。大多是早饭后出发，近晌午才回家。

　　更有的大家族，族人遍布附近几个村，每年聚在一起上祖坟，声势更大，场面更火爆。有一个邻村，一千几百口人全是一族。每年上祖坟时聘用乐队奏乐，陪伴始终。上完祖坟，所有上坟的人在祠堂集体吃伙饭，届时乐队清唱折子戏，招引许多附近村的人前来看热闹。

　　一年一度，上坟祭祖，声势浩大，记忆深刻。据说，现在依然有这个习俗，只是规模、气氛远不如前。

　　祖坟西边不远，就是相当年生产队种植瓜果蔬菜的基地——一大片平旷肥沃的土地，两口安有水车的水井，一座供看瓜菜人生活、居住的设施简陋的小土屋。可别小看这里生长出来的瓜果蔬菜，在那“半年瓜菜半年粮”的特殊时期，它们可关系着全生产队人的生存。每年种植很多，每到收获季节，每天到这里来分瓜菜，便是每个农户的要务，风雨不停，领回家去马上做成饭菜上桌、入口。生产队会计、保管员将每户应分的瓜果蔬菜用称称好，放在一边或交给前来领取的人，来人就把它装进口袋或篮子或筐子，大多数人再把它装到自行车上，便驮着回家。有人来，有人回，有人吸烟聊天，有人忙忙碌碌。桥上断断续续有人过往。有一年雨水特大，河里的来水把桥西端的路冲断。这样，人们不管是去分瓜还是去干活，既要过桥，又要淌水才能到河西地里。淌水的地方水深一米多，大人有些不脱衣服，而孩子们则是都要脱衣服。水下全是砖块石头，非常不平，稍不留意，不是打个趔趄，就是蹲在水中。一旦倒在水中，衣服湿了不算，连筐篓中的瓜菜也倒在水中。这时，人们总是先扶起跌倒的人，再帮着打捞瓜菜。每到这时，最卖力气的是赶上趟的孩子们，他们赤裸着身子，水性又好，在水中最灵活，又值喜欢自我表现的年龄，还有的索性借机在河里游泳一阵。曾经有过这样一幕：一个背着瓜篓的人跌坐水中，瓜浮在水面上，人们都帮助捞瓜，一个大甜瓜被冲进河里，主人说不要再打捞了。这时早有两个小孩冲进河里，游泳比赛似地追了下去，一会儿就把瓜捞上来。当他们气喘吁吁地把瓜交给主人后，主人笑着把瓜掰开赏给他俩吃。他俩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大口吃起来，脸上绽开胜利的、得意的微笑。像凯旋归来的将军接受各界欢迎似的，浑身充满自豪。整个场面生动活泼、和谐温馨，在我脑子里烙下深深的印记。

　　我正在桥头忆旧，迎面过来一个下工回家的农民，这人我认识，就聊了几句。看到我在钓鱼，他不无惋惜地说“这河里没鱼。原来有过，后来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些黑水，这样一来，鱼虾再就没有了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。回到鱼竿前边收拾鱼竿边想，在没有鱼的水里钓鱼，实在荒唐;又一想，鱼虽然没钓到，却钓起一串趣事，印证了\"垂钓之乐,岂止乎渔”,也算不虚此行，可谓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故为之记。

　　作者：宋擎柱

本DOCX文档由 www.zciku.com/中词库网 生成，海量范文文档任你选，，为你的工作锦上添花,祝你一臂之力！